

悠悠古道余韵长

◆ 风月无边 ◆ 王曙光

赤岸山水之隽永,古驿道之繁多,让人无法料及。前些日,来到赤岸蒋坑自然村采风,得知这里通往永康的古道有多条,其中一条叫挂纸岭,系南宋以来的主要商道,可直接通往永康方岩,便决意走它一段。“我来当向导!”村民蒋洪秋说道。

一路行来,只见溪滩石头遍及,水流干枯,右侧一条宽窄不一、蜿蜒起伏的古道便呈现眼前。“怎么不见水流?”大家感到疑惑。蒋洪秋说,“2020年8月,这里千年难遇的洪水袭来,冲毁了溪滩,包括六座大小石拱桥。”我们听了为之惋惜。

《义乌县志》记载:“挂纸岭在县南五十五里,高九百五十丈。”明正德《永康县志》也载:“挂纸岭在县西北五十里。”这大致勾勒出挂纸岭的地理位置。两部县志中均记载入列,而辖属的周坑、石湖坑、后渠坑、峡源坑村等诸路段,也算挂纸岭,这亦说明挂纸岭在当时的重要性。

义乌古驿道四通八达,有通往或穿越毗邻的永康、兰溪、诸暨、东阳、武义、浦江等地。比如赤岸至东阳画水,赤岸毛店至武义方坑水库,以及赤岸毛店至永康等多条古驿道,距离有长有短,沿途自然景色则各有千秋和韵味。而像挂纸岭这样地势险峻、河滩相伴的古驿道已为数不多。

关于“挂纸岭”因何而名,流传着几个版本。其中

一说,南宋时该古道上已人流不断,丽水、武义、永康及永康南边区域的学子到杭州赶考,必经此高岭。三五成群的学子们爬上此岭,俯瞰绵延无际的群山,总会引发万千思绪,或在凉亭暂且驻足,或休息读书、吟诗作赋,取笔墨记之,将诗稿悬于树上。此景经年不绝,后被称为“挂纸岭”(后称为纸岭)。

挂纸岭古道,越往里走,越觉山高谷深,层峦叠嶂,有辽阔无际之感。“这片岩壁叫‘金牙齿’,据说上面藏有‘宝贝’,但难以攀爬。”顺着蒋洪秋的手势看去,我们发现对面的岩壁实为陡峭,遥想当年,老红军朱金则曾带领红色武装活跃其间,是否看好此地的地理位置?低头细瞧,古道大都用鹅卵石铺就,有的则用石块砌成,踩着路磨得光滑无比,滋润醇厚,泛着岁月的光泽。

义南一带有“十岁上铜山岩,二十岁上方岩”的千年风俗。那个年头,总会有不少村民沿着崎岖山路,到永康象珠赶集,或逢每年的八月初一,从这条古道上赶赴方岩祭拜胡公,熙来攘往的情景让人牵念。文友王和清回忆道,“那年,村里五六个二十岁的年轻人在爷爷的引路下,带上点心、粽子,深夜两点起床赶路。过赤岸,经柏峰、山口,走横门殿石桥陡盆塘、蒋坑,翻越挂纸岭,傍晚时分便抵达永康离方岩不到十里地的世雅小镇。”此回忆景象,犹蜿蜒之

山脊、绵延之山路:“到达世雅时,各路香客汇集,小镇十分热闹。永康世居居民,待人热情,纷纷招呼,拉客留宿。语言婉而动听:凯!(客人)到我啦歇,我啦新皮新草席。凯依!(客人)到我啦歇,我啦小妹嗨嗨嗨!(漂亮的意思)”

行古道,穿峻岭,义乌至东阳、义乌至永康两地间的经商、贸易往来,由来已久。资料载,民国期间,象珠贸易已很活跃,很多义乌人穿越挂纸岭等古道,辗转至永康象珠等地,将佛堂的火腿、义亭的红糖运此交易。象珠当地慢慢形成了一个“贩果余”的行当,他们农忙时从事农业,农闲时就贩卖各种农副产品,真是生财有道。

有资料介绍,明朝时野墅(现名赤岸雅治街)已出现“野墅市”,民国前属二十五都,素为义南与东阳交界之要津,交通临邑,因而形成商贸集散地,至民国时废市。古月桥就架在野墅街(市)通往东阳的古道上。狭窄的古驿道,留下诸多故事和足迹,深深印着往来不息的历史画面中。

踏寻古迹,追忆古事。如今,现代交通的发展,使义乌古驿道失去了往日的繁华与辉煌。这条路上,多少先贤马帮结对驮运、或携挑夫、达人从这里走过,流淌着鲜血和汗水,这一切,也充分印证着他们不屈不挠、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和品格。



难忘故乡『梨山坡』

◆ 朝花夕拾

◆ 管淑平

我老家的旁边有一座梨山坡,那里种满了梨树。对我而言,那座小山坡就好比鲁迅先生儿时的百草园,深深浅浅地记录了我童年的印记。

说来也巧,小时候的我经常一个人捧着书本,在那座小山坡上学习。或者背靠在梨树旁,或者坐在石头上。风儿轻轻地吹着,草儿慢慢地生长着,梨花悠悠地香着,我静静地读着《从三味书屋到百草园》。只不过,那时的我懵懵懂懂,也不会对大自然有过多的赞美的语言,但是随着年岁一天天长大,那些喜爱和依恋之情也就慢慢地根植在了心间。

小山坡里,没有涓涓的流水,只有一条不大的沟渠,但是沟渠里的水很少。沟渠的旁边便是一片片梨树,还有那些正在和大地母亲对话着的高高的大石头。其实,小山坡是一座荒山,山上的人很少来这伐木取柴。长年累月,杂草丛生,那梨树却毫不矜持地多了起来,因此,在我小小的心里便亲切地唤它“梨山坡”。

虽然这里比较偏僻,但是路还是有的,只不过,路是一条小径,窄而长。小径的这一边是梨园,那边便是我家的旱田。开垦出来的一块儿旱田,并不大,但却显得敞亮而阔绰,尽管,它没有山下的良田秀气而肥沃。

那时,作为孩子的我们不大喜欢待在家,因此,常常跟着大人们去山里。娃虽小,但是也免不了要牵牛放羊割猪草。其实,放羊割草并不觉得累而乏味,相比于课堂上的背诵和听写而言,这些小事还是蛮有趣味的呢,也会让我生出一些小欢喜来。比如“哗哗”地学牛叫,但是老黄牛只是一个劲儿地埋头吃着小路旁边的野草,并不搭理我。而当我赶着一群羊进入小山坡上时,我在后边“咩咩”的一声,定会有无数的回音从前边悠悠地传来。那场面,如同统帅着千军万马一般,当然我是主帅。那声音,整齐划一,听着好不舒坦!

最有趣的莫过于去林子里看梨花,一夜春风梨花白,那场面,给人一种极其盛大的感觉。一朵梨花开了,一树梨花也就随之纷纷绽放,如赶赴一场约定,掩饰不住的温柔,关不住的满园春色。梨花儿,雪白雪白的,还夹杂着一股清甜的花香味呢!那些先于我而来的蜂儿们已经在花中忙忙碌碌了起来,从一朵花飞向另外一朵花,仿佛不把每一朵花统统问个遍都不满意。还是鸟儿们悠闲,站在不大的一根树枝上,欢乐地唱着自己的歌谣,歌声清脆而悠长,从林中舒舒缓缓地传到了你的耳朵,最后久久地留在了你的心中。

等到花儿纷纷落去,变成了一个个梨子的时候,我们又有了新的乐趣。那些指头一般大小的青青的果子常常是我们逗乐的玩具。听长辈们说,这梨树全是野生的,即使果实成熟后,吃起来也是较为干涩的,因此,无所谓小孩采摘和玩乐的了。但每每看到那么多成熟的果实挂满了枝头的时候,我心中还是不免会生出一些小小的疑惑来,那么多的梨都去哪里了呢?也许,正是无人问津,它们才在这里欣然栖居,然后长出了一片片梨树的吧。

上中学后,我渐渐远离了那座小山坡,但那山坡里又多了新的琅琅读书声,那声音是爱学习的邻家孩子的。也许,在某棵树上,某个石头上,或者熟悉的牛羊的叫声中,又会多了一些属于童年时光的小秘密来。

一座小山坡,一棵棵梨树,一群群牛羊,就连一个个沉睡在土地上的石头都是温柔的,也许这就是所谓的故乡情结吧!

◆ 风物人情 ◆ 李邦林

九头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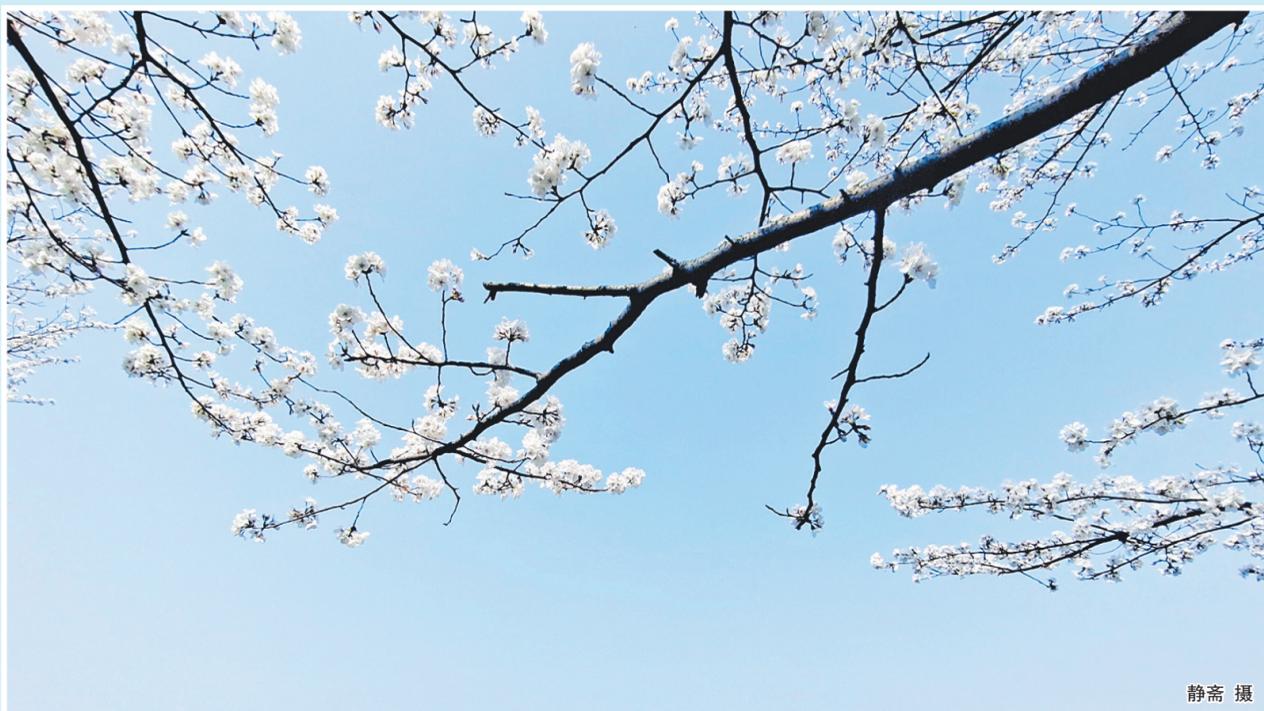
阳春三月,老巷里又传来卖菜人的吆喝:“九头芥,新割的九头芥,鲜嫩青翠!”女人们探出头来,还是往年那个种菜老头,拖着那辆破车,踩着深巷卵石,上門叫喊着他的时鲜田菜来了。

“下山笋,出园菜”,这一车刚起土出园的九头芥,是细叶的那种。镇子上久居老人都习惯在春上时节腌上一缸九头芥,轻车熟路地按一定的比例和程序下缸压实,腌透后沥了卤水,趁大好太阳晒成干菜。“干菜酱,勿吃只好相”,干菜和豆酱是寻常人家常年必备的菜肴,陪伴着百姓们岁岁月月的清贫和寡淡。而九头芥是晒制干菜的上好材料,尤以细叶芥最为推崇。

九头芥的适应性很强,秋天把幼苗搬到土里,不论在贫瘠的坡地,还是屋后的沟边,只要给它一块立锥之地,它就用初生的根系抓住泥土或哪怕是一片石砾,享受阳光,沐浴雨露,经受风寒,共度日月,默默地在农夫的期待里孕育生命。它的叶子是不规则的,像被虫子咬过,像被鸟儿啄过,过了这个冬天,它那“残缺”的植株在不期而遇的春天里勃发。一夜过去,葱郁的绿色满畦,“九头”齐发。它们没有争名夺利的私欲,没有哗众取宠的喧闹,更没有趋炎附势的冲动,抱团在春光明媚里,去完成生命里最后的一次绽放。

老头推车的身影消失在巷尾,“九头芥要伐!”苍老的叫卖回荡在深巷,老屋里的女人们开始收拾水灵灵的九头芥,把一缸的春色压进新洗出的水缸里。

◆ 汉诗节拍



静斋 摄

玉兰花开的日子

◆ 吴文军

窗外的玉兰
又一次露出了笑脸
红的热烈
白的淡然
就这么紧紧接着
无形中把你我相连
无论阳光明媚
还是阴雨连绵
吐露着芬芳和柔情
展现出斗志和信念

当疫情又一次袭来
在开满玉兰花的窗外
排起做核酸的长龙
一米线的坚守
如公路旁绿树葱茏井然
她们厚重的防护服里
裹着娇小的身体
一双双手
撑起全民防疫屏障
祝愿
繁荣富强的祖国
永远都平安吉祥阳光灿烂



春分日

◆ 罗裳

今天,我不说春风十里
不说昼与夜
握手言和,平分春色

也不说陌上草长莺飞
奔忙的蝴蝶
把三月的愿望一朵一朵点亮

单说,那张雪亮的犁铧
从农历里起身
被乡音问候,被民歌簇拥

犁铧,追赶着黄牛
翻开的泥土,卷起波浪
涌动着阳光和笑声

布谷声急,明亮如雨
唤醒种子的梦
田野里,响起密集的心跳

有些心疼春风了
一手照料大地,一手忙着
擦拭农人额头的汗滴

三月

◆ 杨庆文

小雨不停中

三月

翩翩而来

柳叶弯弯

油菜黄黄

春风

羞涩而又天真

宛若妙手的姐儿

裁剪山水相连的唐诗宋词

绣出叫卖声声的杏花雨巷

从多情的南国到塞北的边陲

欣喜若狂的阳光下

挥洒着播种的身影

淡淡、浅浅、浓浓、深深

笑容伴随着希冀

宛如春茶

在热气腾腾中舒张而开

原野上

满天的风等被风儿诱惑着

长长的丝线里

吟唱着

思念与眷恋



赞茶花

◆ 方向明

敢与樱花摆擂台。
苍天再许半弯月,
雪寒不惧报春来。
冬孕蕾苞今盛开,